



北京土语辞典

徐世荣
编

责任编辑
装帧设计

恒青
常翰卿

北京土语辞典
BEIJING TUYU CIDIAN

徐世荣 编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宏伟胶印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

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150

ISBN 7-200-00921-0/H·63

定价: (精装) 14.20元



徐世昌

编者简介

徐世荣，北京市人，1912年出生。九三学社社员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、国家教育委员会“推广普通话办公室”研究员。

1935年，以文学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后考入“中国大词典编纂处”任编纂员，参与后期的“国语统一”运动。除致力于《国语词典》、《同音字典》等书的编辑外，更在各中学、师范学校教授国文、国语、国音等课程。解放后，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，在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广播学院、北京电影学院、中央普通话研究班、进修班，兼任副教授、教授等。1955年任教育部“普通话教学指导处”副处长。其后，从事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，历三十余年。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第一届理事，北京语言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及学术顾问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“审音委员会”副主任等职务。

著述书籍凡五十余种，主要有《语文浅论集稿》、《普通话语音知识》、《普通话正音手册》、《朗读·默读·背诵》、《语法教学讲话》等，并发表了《语音的积极功能》、《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》、《反训探原》、《利用汉字声符的古音关系进行普通话正音》等大量学术论文。

北京土语探索

(代 序)

现在有一些人把北京话和普通话混同起来，认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，这是不对的；有必要讲讲两者的关系。

民族语言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分化为方言。土语包含在方言中，流通的地域更小些，使用面更狭窄。北京话就是北方话大方言区中一个地方的通用语言，是一种土语。但是北京话通用于北京这个特殊条件的地区，与普通话的关系就跟其他方言土语不同，可以说有着更近的亲属关系。

北京话自然属于北方话范围。因为北京是六、七百年来的京都，以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超级地位，人往人来，四方辐辏。特别是北方人，更容易在此会集、接触。因此，北京这个地区就自然地吸收着北方话，集纳——缩聚——融合，有北方话的代表性。普通话既“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”，当然也包括北京话在内。北方话的地面虽广，人口虽多（地面、人口都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强），却有个词汇、语法大致近同的特点。北京话与北方话似难严格划分。语言学家认为“在方言彼此紧密地互相影响的地方去划分方言，是很困难的，但不能因此而取消方言的分别问题”。所谓“分别问题”就是各自的特性。北京话从整体来看，有它自己的容貌，立于北方话区的各个方言之间，是有其特具的轮廓的。

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主要是讲它的形成历史。它的渊源和某些语言成素与北方话、北京话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，但两

者决不可画等号。

从概念上讲，普通话是“规范化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，是“全国通用”的标准语；而北京话则只是给北京一个地区服务的交际工具。作用有大小之异，级别有高低之差。

从具体的语言成素来讲，北京土音，北京土语（包括词和词组），以及特殊组合规律（即使很少）的语法，都能拿出实例。至少，在当前还不能为普通话所接纳，也可说是“不合规范”。

“从一个语言来源产生的亲属方言，总不会在全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上彼此不同，只是在某些成分上有差别。”（斯大林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》）因此，研究北京话就要着眼于某些成分上的差别，即某些特点。这是第一课题。

“语言交配，某一种胜利，保存自己的语法结构、基本词汇，另一种语言服从之，逐渐灭亡。”（斯大林语，引文同上）普通话就是在北方话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文学语言——以口语为素材，经过书面的锤炼、沙汰，更为细密、丰富、精练，形成一套语法与词汇。北京话则是较为粗陋的口语，自然要服从普通话，一部分不足取的东西将趋于磨灭。研究北京话就可以与普通话作比较，哪些是不足取而必须“服从”普通话的。这是第二课题。

“胜利的语言会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一些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。”（斯大林语，引文同上）北京话并非全是渣滓，也有生命力、形象性、表达功能很强的词语，可以输送给普通话做为养分，供之吸收。或稍加改造，而取得晋升为普通话的资格。这是第三课题。

研究北京话，本身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发展普通话。为了维护汉民族共同语的纯洁健康，一方面要清理北京话对普通话的纠缠，一方面要提炼北京话的精华，滋养普通话，增强普通话的同一性、丰富性、精密性，促使之更向前发展。

下面分别从北京话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个方面，剖析一下它的特点。

先讲北京话语音——北京土音。

大家都说，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，指的是“北京音系”，而不包括北京土音。可以肯定，这种理解是符合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科学性的。“音系”是什么？土音是什么？应具体说明。

“音系”的通俗解释，是一个方音的有规律的体系；学术解释，

是一个方音的“音位”系统。“音位”系统是规律严整的一套东西，以辨义、近似、互补等为条件，归纳成最简括的各组语音单位。北京音系就是规律化的正常范围内的音素（声母、韵母）、音节、声调，有稳固的分立与组合关系，而土音则否。北京土音自然不是在北京音系之外整个儿另一套，不过是在这体系之外，存在着或滋长着一些特殊的東西，是无规律、不正常的表意信息，只在北京人这个小圈子里被接受而已。我曾分析其“不正常”，为“偶现、狭隘、讹变、混乱”四类现象。下面分别举例说明。

为了显示土音的特殊，应该确定音系的正常内容。正常的音系，可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为依据而作说明。北京音系：声母二十一个，韵母三十八个（另外附儿化韵），声调四个（另外附变调、轻声）。声、韵拼合，构成基本音节四百个，再带上声调，带调音节一千二百一十多个（限于普通话中使用表意的；古汉语用字的读音如“鞞 èng，黠 tǒu，恶 nù，苗 chǎi”，方言如“嗲 diǎ、塞 sei、囡 nān、甬 béng”，拟声及感叹词如“欵 ei、喔 o、唷 yo、嗽 hm”等都不计入）。以这个范围为根据，就比较容易说明北京土音的不正常了。

一、偶现的。即偶然出现在北京人口中的音素。如声母 z、c、s 变为“齿间音”[tθ][tθ'][θ]；音节开头 w 的部分音节（韵母“韵头”为前元音、央元音的），如“万 wàn，文 wén，外 wài，为 wéi”等，w (u) 变为“齿唇浊音”[v]或[ʋ]。（韵头为后元音的不变，如“王 wáng”；u 本身也不变，如“五 wǔ”）“儿化韵”卷舌部分因熟练而灵敏过度，“卷舌音”变为“闪音”ɿ，如“小兔儿”，“土豆儿”等的尾音。“真是！”作为埋怨、恼恨之词，独立使用，因发音用力而变清声母 zh 为浊声母[dʒ]，甚至再加“送气”。

二、狭隘的。即伴随土词语出现的。所谓狭隘，就是这个音节极少出现，也许只用于这一个词。又分两种情况：一是四百个音节之外的音节。如：“忒 tè 变 tēi，“忒坏了！”“论”lùn 变 lùn，“论起来，你是大哥。”“颠(chuà) 其外”是超越限度，“颠其外地花钱。”cèi 为打碎，“把玻璃 cèi 了。”二是未超出四百个音节范围，但一般没有这个声调，如：“俘 fóu”，“小偷儿让人俘住了。”“gái 搂”是贪馋地吞吃，“在外头胡 gái 搂什么了？”身材叫戳个儿(chuōger)，等等。这些词大多有音无字。

三、讹变的。由正常的音节变化，还能按语义测知其原音节。(1) 韵母因轻声而弱化，主要元音变为央元音。如“芝麻”的 *ma* 变 [*mə*]、“豆腐”的 *fu* 变 [*fə*]、“姑娘”的 *niang* 变 [*niəŋ*]、“放下”的 *xia* 变 [*ʃiə*]，圆唇音变不圆，“出去”的 *qu* 变 [*tʃi*]。(2) 声母因轻声而弱化。如“琵琶”的 *pa* 变 [*pA*]、“胡涂”的 *tu* 变 [*tu*]，“骨殖”的“殖”*zhi* 变 [*tʃʒ*]，“茅厕”的 *ce* 变 [*sɿ*]，送气音变不送气音，塞擦音变擦音。(3) 减音，从原音节中减去某一音素。如“娘们儿”的 *niáng* 变 *niá*，“出乱子”的 *luàn* 变 *làn*，“累得慌”的 *huāng* 变 *hang* 再变 *heng*。(4) 增音。如“闭上嘴”的 *bì* 变 *bìn*，“八下里”的 *xià* 变 *xjàn*，“把水倒了”的 *bǎ* 变 *bǎi*，“告诉”的 *su* 变 *song*。(5) 替换。如“流脓”的 *nóng* 变 *néng*，“自个儿”的 *zì* 变 *jì*，“板凳”的 *dèng* 变 *tèng*，“耳蚕”的 *cán* 变 *cái*。(6) 交错。如：“言语”由 *yányu* 变为 *yuányi*，音节开头（即“韵头”）的 [*i*][*y*] 互换地位为 [*y*][*i*]；“不过”由 *búguo* 变为 *gúbo*，声母的 *b* 与 *g*，互换地位为 *g* 与 *b*。虽然实例不多，但这种变化现象，原音可以解释（尽管有例外，或只出现于一部分词语间）。(7) 无规则的变调。如“拐弯儿”的 *wǎnr* 变去声，“雪白”的 *xuě* 变去声，“正经”的 *jīng* 变上声，“跟前儿”的 *qián* 变上声，“珊瑚子”的 *hú* 变上声。

四、混乱的。如纷乱的“尖音”，“下”念 *xià*，“家”念 *jiā*；把“团音”也念成“尖音”了。还有不少受方音影响的，如“结束”的 *shù* 念 *sù*，“只当”的 *zhǐ* 念 *zǐ*，“塑料”的 *sù* 念 *suò*。还有不少北京人（特别是老太太）多把韵母“鼻化”发“口鼻元音”。另外，舌根阻鼻韵尾的音节儿化韵应是丢掉 *ng*，使前面的主要元音“鼻化”并卷舌（*ing* 是丢掉 *ng* 加 *e*，使鼻化并卷舌），但有一部分“老北京”人却不念“鼻化”的元音，如“光儿”和“瓜儿”无别，“绳儿”和“舌儿”无别。这都是混乱现象。

对于这些土音，普通话中不必考虑，应该把标准音（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正常读法）跟土音划清界限。有少数的土音已作为口语音，形成较大的势力，如“琢磨”的 *zhuó* 变 *zuó*，“钥匙”的 *chi* 变 *shi*，“喷香”的 *pēn* 变 *pèn* 等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再讲北京话的词语——北京土语。

土语一般可分为社会土语和地方土语两类。社会土语主要为行业语，其次是“黑话”——江湖隐秘语。都是在一个小集体，一个社会阶层中使用的。地方土语比社会土语的应用面宽，值得我们研究并

且考虑其价值，可否作为普通话的养分的，就是这类，而不是狭窄的社会土语。例如“黑不溜丘”一词已经在电影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使用，在全国放映，为全国人民所接受。但一部分行业语，因为跟人们生活关系密切，为外界多数人所熟悉，也在口头使用，那就突破了界限。如：“拿龙”是自行车修理行业的术语。车轮瓦圈弯曲变形，这种毛病叫做“龙”，修理变形的瓦圈，叫做“拿龙”。骑自行车的人虽非本行业，但他要去修车，自然也就必须说出这个术语，才能与修理工人谈到一起。因此，也就难说这个词算不算地方土语了。

行业语是社会上各行业的专用语，包括科技、学术在内。这个范围非常广阔，所谓“三百六十行”未必能够概括。某一行业、专业的事物、知识，丛杂万端，各有专称，其数量是无法估计的。例如：京剧界的服装道具，就有“守旧、砌末子、套头、髯口、褶子(xuézi)、罗帽、扎靠、水袖”等；羊肉店所卖羊肉，部位不同，食用各有所宜，名目就有“三叉儿、上脑儿、黄瓜条儿、后腿儿、磨裆儿、腰窝儿、米龙”等；瓦匠就有“下茧儿、封后檐、叉灰泥、苫被、挑脊、填馅、灌浆、吊线、叫高儿、挂了”等。这些词语，应用面虽也不免扩展到外行人，但毕竟是比较窄的。

黑话大多是旧社会底层人物以及秘密会道门儿所用的隐秘性词语。北京地区，除“切口”（也叫“反切语”，一个字都用两个字说，略如反切之法。如“一”说“也基”，“有”说“爷九”；或拆开一字的声母、韵母，声母后一律拼 ai，“洪音”韵母前一律拼 g，“细音”韵母前一律拼 j。如“北”bei，分为 bai—gei，“米”mi，分为 mai—ji）外，更有为一般人所不知的词语，如“五”说“中”，“九”说“爱”；“妇女”说“裹饰”，“鞋”说“踢土”，“钱”说“楮头子”，“占卜算命”说“审”等。现代在一部分流氓、盗匪和落后的流气的青年中又有新的黑话，也可以叫“匪话”，如打架叫“练”，动刀行凶叫“放血”，撬锁叫“掰大闸”，把公安人员叫“雷子”等。这都是绝对不足取的。

这两种社会土语有其特殊性，前者虽不能排之于北京话之外，但是窄而专，后者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明建设中，肯定会趋于灭亡。

北京的地方土语，指北京地区绝大多数人民能说、能听、能懂的话。过去有人说，北京市区地面大，东城的土语和西城的土语就

不一样。如根据一些资料记载，东城叫“水桶”，西城就叫“水筒”。这个说法，百年前的旧京，可能有个别的词语使用在更小的生活圈子里（旧时多说“东城的娃娃”、“西城的娃娃”——即东城生人，西城生人，一般很少迁居、流动）。但是今天则不会再存在这种现象，因为居住、工作、学习、交际，已不再是“不出里门”了。就以我这个“老北京”来说，东西南北城，全都居住过，东西南北城全都有我工作、学习的地方。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，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市区之内，土语自有其一致性。但是北京市所属区县，如怀柔、密云、昌平，延庆等，地面更扩大了，不但土话词语不能尽同，连北京语音的声调调值也有小异了。因此，北京土语的研究范围，当限于市区及近郊区。

北京土语，粗粗归纳，有下面几类。

一、特有名物（土特产）。饮食，如：豆汁儿，炒肝儿，爱窝窝，他丝蜜；器物，如：秋皮钉儿，醋毒噜儿，响炕，板闷子门儿；服装，如：主腰儿，绒紧子，老头乐儿，腰里硬；搬运（交通），如：排子车，骡驮子，窝脖儿，趟子驴，冰床儿；文艺，如：十不闲儿，官戏，走票，拉大片，江面人儿，沙子灯。

二、狭隘称说（名称与外地方言、普通话不同）。身体，如：哥棱瓣儿，耳根台子，颞拉嗦，脖梁骨；人称，如：二爹（叔），奶奶（母），活人妻，隔山的；动植物，如：地里排子，呼伯喇，老琉璃，叶儿仁，转儿莲，老鸡头。

三、风习。如：年过活儿，还崩子，花糕，五供儿，四鬓刀裁儿，红白喜事，前三后二五，赶情儿，老妈妈论儿。

四、熟语。如：大概其，侧来，好不影儿的，左巴，闹了归齐，二来来，不吃劲，说出七来，解饱，真个的。

五、比喻。如：水葱儿，羊上树，溜肩膀儿，大撒巴掌儿，土贼儿，猴头狗，风中灯儿，铁杆儿老米树。

六、嘲讽。如：瞎摸海，饿狼掏，三青子，狗食，假克礼，横巴狼子，孬头，催巴儿。

七、隐讳（有的是“雅化”）。如：白果儿，生口，还酒，出虚恭，夜净儿，外快，三只手，混事的，瞎道儿，挨人儿。

八、外来语。如：鹅涟（满），塌塌儿（满），哈拉巴（满），乜贴（回），乌程了（回），胡同儿（蒙），喀拉（藏）。

九、旧京老词儿（可见旧社会制度风习，有的至今沿用）。如：教习，学伴儿，巡捕，坐家女儿，虚子，老根人家儿，卖呆儿，架秧子，立规矩，关饷。

十、俏皮话儿。如：牛蹄子两半子，翻滚不落架儿，肝儿颤，满嘴跑舌头，狗喃八泡尿，罗圈儿架，胯骨轴儿上的亲戚，窝了犄角，一个揖作到了儿，过得去针儿还得过得去线儿。

十一、四字格成语。如：鸦默雀静儿，胡吃海塞，孤丁绊块，老实巴交，硬砍实凿，托人弄钱。

十二、后缀词尾。如：绿不莠，苦不阴儿，温得乎儿，黑不溜丘，胡噜巴涂，滑不唧撩，干丝唛咧，花里虎哨儿，毛了咕唧，一股龙通；有的是为了使单音节变为双音节，如：匀实，磁实，皮实，辣实，热乎，乱乎，轻生，扁生，脆生，细发，硬棒，面啖，瘪咕，紧衬，试巴，支巴，打咕，叨咕，塞咕，甩搭，扭搭，呼搭，扒拉，划拉，扑拉。

十三、形容词前缀。如：溜满儿，岔阔，句咸，干冷，俾大，苗细，滴溜儿圆，流油儿光，杀口甜，裂牙子酸。

十四、歇后语。和其他方言中有大量的歇后语一样，它的本身没有什么特殊。不过北京的歇后语，有的包含着北京特有的事物、风习，或包含着北京土词，土音。如：“老太太喝豆汁儿——好稀”，“好稀”hàoxi 谐“好喜”的音，土语“好喜”是自己愿意，高兴这么干。“豆汁儿”也是北京特有的风味食物。“挑水的回头——过井了”，以“井”谐“景”字音，“过景”是北京土语，过时之意。但这一条歇后语，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“分尖团”的方言区，就会不理解；因为“井”是尖音（古“精纽”字），“景”是团音（古“见纽”字）。两字并不同音，可北京人嘴里是同音的（尖团不分）。“天桥儿把式——净说不练”，“天桥儿”在北京前门外，是一个旧北京的热闹集市，那里有走江湖、练把式、卖假药的。“看街的说睡语——不管那一段儿”，“看街的”是旧北京在里巷间管杂事的人役。“老妈儿抱孩子——人家的”，“老妈儿”是旧北京对女仆、保姆的称谓。“剃头挑子——一头儿热”，“剃头挑子”是旧时北京串巷的理发匠的担子，一端有炭火、水盆。“长虫吃扁担——直棍儿一条”，“直棍儿”为北京土词，指正直无私、洁身自好的人。其余如“马尾儿（mǎyǐr）拴豆腐——提不起来”，“耗子尾巴（yiba）抠（kōu，雕刻）色子（shǎizi，骰子）——小贫骨头儿”等都

有北京土话色彩。

北京土语有几个特点，值得研究。

一、有音无字。当然不是多数，但也有不少。如：bia, dēn, piexie, yàrgu, zhāiwai, juěwu, zuòqing, húlu, gēzhar, 白头儿 diēxie, 油脂哥 nāi, 胆儿小 cuānr 稀。有的可以暂时借用同音字，字义稍沾边际，尚可写出。有的没有同音字，或丝毫无关，不宜借用，如 cèi (把碗~了), bàzha (~两脚泥), mǔyu (老太太没牙，嚼不动，只好含在嘴里~着), dēnlen (~着大肚子), háo (~着屁股) 等。这个现象，说明北京土语显示了它的口语性，打破文字局限，不受文字拘束。

二、字音讹变。这类异读，还可按词义探索，估计其本字。如：kènjiér (肯綮之变), wūtu (温墩之变), 死 qì 白 liē (死求白赖之变), 歪 ba 横狼 (狈之变), 打 zhe 吊歪 (正之变), 二 la 八档 (栏之变), 贱眉 là 样 (浪之变), 铁 chuàng 子 (铤之变), lóu 子 (鸛鸡之变), jiàng 杆儿 (箭之变), 巴 dá 杏儿 (旦之变)。

三、疑似外来语 (音译成词)。但尚无确据，有待考证。如：罕迈罕迈地 (缓步之状), 恩镇 (舒适), 溜子 liùzi (戒指), 闷得儿密 (私自占有), 苦得累 (衣服破烂、肮脏、难看), 巫来由 (不务正业者), 德合乐 (摔跤的腰带) 等。

四、文言成分。中间夹用古词字。如：借此为由，愍而受死，舍而忽之，概而不论，钻头觅缝儿，蹊跷古怪儿，居家过日子，野调无腔，一爷之孙，在其位的，至矣尽矣，沾事则迷。

五、历史事物保留痕迹。本身是旧词语，但从中可见历史上的社会制度风习的点滴，生命不衰，至今事物本身不存，而这个旧词语却沿用下来。如：镏子儿不值 (小铜镏儿), 一个子儿不值 (铜子儿), 九吊六的 (清末最高茶叶价，代表好听的话), 海子鹿 (海子指南苑湖泊，清帝围场，其鹿驯顺，喻痴呆), 掩栅栏儿 (“栅栏儿”读 shālǎnr, 清末里巷两端有栅栏门，至晚关闭，傍晚虚掩，至今作为傍晚的代称), 六扔 (lèng) 多远 (旧时儿童游戏，投掷木棒，比赛远近), 打印子 (旧时放债，每月付息，盖印章，今作为零碎修理花费的代称), 烧高香 (迷信供佛，今用为谢天谢地的代词), 私盐包 (旧时有私盐商贩), 吊膀子 (清代有“弓房儿”，供人习武。练习拉弓，必先吊膀子，练时头颈扭向一侧，瞪眼注视目标，悬起膀

臂。后作为男女调情的代称,“膀”bǎng 变调),半斤八两(今已改十进位,此词仍存),天桥儿把式(“净说不练”,但这是旧时北京天桥艺人的情况,今天已没有了,但“天桥儿把式”仍沿用),王道、霸道(孔、孟所论“王道”好,“霸道”坏,但沿用至今,都是贬义,表示凶恶,如:这蚊子可真王道;这白蛉子也够霸道),四六句子(指骂人的话,但把“骈四俪六”移用,由最典雅变为最粗野),贼死王活(本义“成者王侯,败者贼寇”,“窃国者侯,窃钩者诛”,现用为痛苦欲死之意,不管“王活”了,如:累得贼死王活)。

六、有相当的稳固性。如《红楼梦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中的北京土话,至今仍照用。前者如:这程子,排插,刚口,硬朗,鼓捣,抓子儿,隔肢,歪了腿,黄瓜儿,胡吡(写作“悞”),狼货,颠(写作“颠”),爬拉,展样等;后者如:一铤子性儿,干了,闹得不象,风火事儿,打游飞,四鬓刀裁,扫脑儿,老妈妈论儿,守地(用锯末等扫地),抖积伶,没溜儿,拍花,架桩,海里奔,扎筏子,填还人等。只有用字与今日或有小异。曹雪芹距今二百五十余年,文康距今一百六十余年。他们所用的许多北京土语至今仍活在北京人口里。

七、保留古汉语成分。有一些词语写不出现代常用字,实际是古汉语。如:破衣 lasa, lasa 是古语,本字是“粒褙”,“衣敝貌”。(见《集韵》《类篇》) māsa (用手掌下按而连续移动地抚摩动作,如:~衣裳,~肚子,~一把脸),老舍先生在《骆驼祥子》里写作“濺濺”。按“濺濺”见《说文解字》,“拭灭貌”。段玉裁注:“濺濺,今京师人语如此,音如麻沙,……手上下之言也。”段氏是清·乾隆间人,距今二百五十多年,已注出“京师人语”——即北京土话。老舍先生是用了古本字。可见这个土语,也是古语,其词在汉代已有。有人奇怪,“大栅栏儿(北京有名的繁华商业街道,在前门外)”为什么念 dàshàlǎr? 其实北京街巷用“栅栏”命名的不止一处,但有的念 zhàlǎr,有的念 shàlǎr 的,或写作“沙栏”(广安门内牛街小巷“沙栏胡同”),“沙络”shàlào(西四西有“沙络胡同”)。傍晚时候,土语叫“掩栅栏儿”,也念 shàlǎr。按《广韵》,“栅”有 zhà(楚革切)、shàn(所攀切)的不同读法。shà 是取 shàn 音而丢掉韵尾,阳声变阴声,北京土音不乏其例。因此,“栅栏”念成 shàlǎnr,是古音的存留。至于说“去”为 kè,如“您哪儿 ke?”ke 与 qu 是古今之变。附带说一

句，今日研究北京话，并不一定钻故纸堆去“考本字”。即使知其本字，本字太生僻，实不如用同音代替之法，只以常用字描摹其语音。比方“罗锅儿”，人人认得，如必写成“腰膁^{luóguān}”(《广韵》有此词，解为“腰膝痛也”)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好处。

八、“四字格”成语中有一字讹变。四字格成语，北京话中大量存在。其中AB—CD结构，由两个主谓式、偏正式、动宾式、动补式词组相对偶的较多。如：钉槽木烂，嘎七马八，半傻不茶，抓土攘烟儿，打净捞干。也有一部分ABCD格的四字平列式，如：干艮倔^{zàng}等。但是有的当中某一个字说时含混不清，写出字来，感觉这个语素在四字中配合不上，从语义上也难探索其本字。如：人模狗样儿，“狗”字可疑；五风六月，“风”字可疑；严丝合缝，“丝”字可疑；胡吃狗打，“打”字可疑；阴死八活，“八”字可疑；“坑儿坎儿嘛杂儿”，“嘛”字可疑。这是长期口头应用而讹变的，也是口语脱离文字的现象之一。

九、词语结构特别。结构特别，就是不合一般规律。如：值不当的(不值当的)，偷着眼儿(偷看)，误心中(并非有意)，至无能死(达到最差的程度)，事不有余(过度)，末其在(不重要)，闯婚作(不用占卜而定婚)，一文不值半文(毫无价值)，万般无计奈(无法，“奈”字无义)、鹰钩儿鼻子(鹰鼻，但说者实是用“鹰钩儿”形容鼻子，“鹰钩儿”不通。是把“鹰——钩儿鼻子”习惯误连)。

十、形象性熟语。不少短语生动活泼，其形象性超过一般雅言。如：软刀子锯人，无影儿大风；打游飞，眼前欢儿，仰八脚子，倔巴棍子，扭股儿别棒，四脖子汗流，揪着沙肝儿攥着连贴，敲锣边儿，站缸沿儿，狗颠屁股垂儿，瞧哈哈儿笑等。

十一、细微的动作区别。同是一类动作，但因小有不同，于是各有一词，使用者要用得合适、准确。如：看的动作有“瞧、瞭(～高儿)、撩、瞟、溜、寻摸、寻喽、夹伺(不～他)、qié棱(～他一眼)、白(～了一眼)”等；搔、抓的动作有“挠、扞、húlu”等；走的动作有“颠、溜、挠(nào, ~鸭子, ~了)、遛(rào)、蹀(liào)”等。

再讲语法——看看土语中，组句、用词有什么特殊之处。

普通话“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”。这明显地说，普通话语法是文学语言的，是书面语言的，而不是口语的；北京土

话当然是口语。从这个概念来看，北京土话总会有个别的——哪怕是极少、极小的殊异，但大体相同。语法研究，上溯黎锦熙先生《新著国语文法》，他的主张是“言文一致”，自然包括“口语法的研习”，黎师特举话剧诸例，显示表情、示态的语助，要“以一种方言（北平语）为标准”。下至近年赵元任先生的《汉语口语语法》，更明确说：“指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，用非正式发言那种风格说出来的。”但是赵先生又说：“在所有汉语方言之间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是在语法方面。”因此，北京土语的语法，十分特殊的并不多。“现代白话文著作”未必不写出“非正式发言那种风格”的口语来，例如老舍先生的文学作品就是。因此赵著口语语法，并没有多少是一般语法科学研究范围之外的规律。关于口语语法，已有几位语法专家著书立说，这篇短文就不再多论。下面只提出北京话中我所注意到的几个现象。

一、语序倒置。因是口语，后置似是补充性的，前面漏掉，后面补上；或后置更能引起对方注意。如：“上班哪！您哪！”（您上班哪！）“早吃啦！大婶儿！”（大婶儿早吃啦！）“你写了吗！那封信！”（你写那封信了吗？）“可有查票的（*da*=的呀！）！在出口的地方儿。”（在出口的地方儿，有查票的。）我的朋友刘全利同志曾发现这么一个规律：凡这类补充成分，前面必有一个助词“了、啦、哪、呀”等。北京话中这类语序变化是非常普遍的。赵著“整句的结构”中也列入这类“倒装句”。

二、“不”字的虚用。“不”字在个别的词语中不起否定作用，实际无意义。如：“不非凡”即“非凡”，“不吃味儿”即“吃味儿”，“事不有余”即“事……有余”，“时不常儿”即“时常”。这是很特殊的。

三、“们”偶用于单数。如：“给我们（*mme*）一张！”（多出自女孩子之口，是娇憨语气。）“给您介绍介绍，这是我们（*mme*）家里的。”（“家里的”称妻，而用“我们”，很奇怪。）“爷们儿，就您一个人儿呀？”（“爷们儿”是男性长者的尊称，一个人也这样叫。）“这个娘们儿真厉害！”（“娘们儿”指妇人，一个妇人也这样称说。）“一个老爷们儿，这么软弱！”（“老爷们儿”指男子。）

四、有些特别的词尾。如“伍的”同“等等”，如：“还有什么花生、瓜子儿伍的”，或说“嘛的”。“劲儿的”用于形容词后，如“讨厌劲儿的”，“和气劲儿的”；或用“手子”，多用于反对语意，如“缺德手

子!”“恶心手子!”(“手子”疑当为“啥子”。)“……得慌”是表感觉之深重,如“闷得慌”,“急得慌”,“麻得慌”,huang变音heng。“……着哪”表加强程度,如“深着哪!”“难看着哪!”zhuo变zhi;又疑是“至”用于口语,因有“深zhizhi哪”(深之至哪),“难看zhizhi哪”(难看之至哪)的说法。那就等于西北方言“……得太”,如“深得太”,是把表程度的副词颠倒后置。“……巴”表动作之减量,如“试巴试巴”是小试,“洗巴洗巴”是稍洗,“捆巴起来”是粗捆,“揉巴到一块儿”是草草揉和。“巴”是含有意义的特别动词词尾。

五、介词与前一字结合成词,而可独用于句尾。如:“我瞧不至于”的“至于”,“我的酒量小,一两就足以了”的“足以”,“什么也不为(wèi)”的“不为”等。

六、北京土语里的句末助词声音多变,有的似乎是助词之后,快速接上一个叹词,两个音节急读合一,而且变为叹词的重读,并带上叹词的复杂语调(语调多变,不止一、/、✓、\四型,下面举例,暂不一一画出语调调型,因高低升降复杂)。例如:“是你说的(da)?”da=de+a(a诘问);“好嘞(dei)!”dei=de+ei(ei,惊叹);“老赵喂(wei)!”wei=wa(“啊”因“赵”的韵尾ao而变wa)+ei(ei,呼叫);“小李yei!”yei=ya+ei(ei,呼叫);“完咧(lei)!”lei=le+ei(ei,欢呼);“问你咋(nei)!”nei=na+ei(ei,招呼);“拉倒呗(bei)!”bei=ba+ei(ei,慨叹);“我偏不去嚯(mei)!”mei=ma+ei(ei,肯定、倔强);“老实点儿吧,您咋(nê)!”nê=na+ê(ê,招呼);“让瞧瞧,就瞧瞧啵(bo或bou)!”bo=ba+o, bou=ba+ou(o, ou, 应诺);“快看哟(nou)!”nou=na+o(o, 惊奇);“得喽(lou)!”lou=le+ou(ou, 欢快)。如果这个设想能成立,那么,北京话中的叹词,除独立句首之外,还有置于句尾而与语气助词在声音上结合的特殊现象。我曾称之为“溶入”。一般助词轻声,无调,而溶入叹词后,变为重读,且有复杂的语调。(子尾,叠称,“的”字后缀,也有此现象。如“孩子”的za, zei,“哥哥”的ga, gei,“姥姥”的lou,“我的”的da, dei,“好的”的da, dei。)这类北京口语中的声音变化,有语法结构关系,值得注意、研究。

以上是北京土语的粗略轮廓,有待于更多地掌握资料,归纳现象,剖析特点,做更全面的了解。研究北京话,其实也就是为了研究普通话。这对于了解两者的分际,促进共同语的发展是有好处的。

说 明

一、本书是一本著录北京土语资料的专辑。因条目较繁，为便检查，以辞典形式编次。注释例证求简赅，参稽互见有照应，索引列表，兼顾条目的音（音序）形（首字）。

二、编者祖居北京，对北京话甚为熟悉。书中这一批资料即来源于自己的生活，把本人口中所能说，耳中所曾闻，心中所犹记的北京土语汇集起来，共收词语一万余条。编辑中对照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凡该书已收，而未特别注出<方>（方言）、<口>（口语）或别无北京土语之特有含义的普通话词语，本书即不再取。对极其丰富的北京土语，本书还不能说搜罗无遗，俟后积累资料，或再续补。

三、本书分正编和副编两部分。正编系当代生活日常用语，称“常用土语”；副编系清末至解放前用语，称“旧京土语”。旧京土语虽然陈旧了，但至今仍或沿用，有的反映了旧京特有的名物制度、风土人情等，有一定史料价值，故辑入副编，以备查考。本书将所收词语分作两部分编排，旨在便于读者了解北京土语的历史和现状，并非严格的科学分类。

四、本书所收，除单词外，酌收短语——词组、熟语、谚语、俏皮话之类；不收歇后语。“社会土语”中，行业语只收生活中常说常闻的一部分。至于新旧黑话、江湖隐语，则编入少量，聊备一格。所收各条，未必只有北京人能说，其他方言或也偶有同样词语，本书不因此而取。

五、有些条目，从字面上看是普通话中使用的，但本书为显示它的土音，也收了。如：“蝴蝶儿”土音 hùtiě，“夹竹桃”土音 jiāzhútáo。这部分词语的释义概从简略，其中土音的字下概以“·”号标出。

六、每条词语下有简单注释，为了明其用法，拟短句为例。例句中包含的本词语，以“~”符号代替。注释只讲意义，一般不作过